

# 周令飞:从“逃离鲁迅”到“回归鲁迅”

2025年10月19日,第八届鲁迅文化周开幕。作为鲁迅的长孙,周令飞最近要回应的事很多。从“鲁迅夹烟”网红墙到“少年闰土”原型的孙子章贵曾当过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……对于周令飞而言,鲁迅变得越来越接地气,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,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。

## 回归鲁迅

周令飞有着和祖父鲁迅无比肖似的一张脸庞——方正的脸型、浓眉、一抹八字须,抿起来有些严肃的嘴唇,仿佛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“您和祖父长得真像。”这些年,周令飞没少听到这样的评价。

周令飞1953年出生于北京,在祖母许广平身边长大。在周令飞的印象里,许广平总是很忙,也甚少和他说起鲁迅。即便这样,鲁迅在周令飞的生活里却“无处不在”。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,周令飞想要“逃离鲁迅”。

周令飞不爱写作,也不抽烟,却总有旁人惊讶,你是鲁迅的孙子,怎么不会写作?怎么能不抽烟呢?他听了心里十分憋闷。

周令飞纵然书读了不少,但少年时并不爱读鲁迅的书。他说那时候年纪小,鲁迅的文章对孩子来说有些晦涩。不仅如此,学校老师强压着周令飞背鲁迅的文章,他就有点逆反心理,“你越是让我怎么样,我可能越不听”。

周令飞曾在境外工作,他那时也总是刻意回避鲁迅长孙的身份,直到1999年回到上海以后才重新面对。那



周令飞

时候,周令飞的父亲周海婴正在打一些跟鲁迅有关的侵权官司,周令飞很敏锐地意识到,不应该那样。“授权和维权是两个概念,家属要去做授权的事情,去做传播的事情。”他苦口婆心地劝告父亲。

2002年,周令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中心,也是鲁迅文化基金会的前身,专门做鲁迅公益文化领域的传播。走上传播鲁迅文化的道路后,周令飞才渐渐重新面对起自己“鲁迅长孙”的身份。

## 当代鲁迅

刚刚组建鲁迅文化中心时,周令飞做了不少走访调研,他发现,当时鲁迅的形象成为“高大全”的符号,是一个斗争的“战士”,但离一个真实的人“很远”。

那时候,作为家属,周令飞最迫切希望的是还原一个接地气的、有烟火气的鲁迅。因此,他和父亲周海婴花了不少时间完成了一系列有关鲁迅的理论文章,包括《鲁迅是谁》《鲁迅姓什么》《让鲁迅回家》,陆续发表在报纸上。

在家人眼中,鲁迅从不是“横眉冷对”的符号。父亲周海婴提及鲁迅时,最令周令飞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幽默感。周海婴曾回忆,鲁迅在家中常与他玩“踩影子”游戏,甚至在病重时仍用漫画笔法调侃自己的胡须。他会在书信中“炫耀”许广平新织的毛背心,也会因买到心仪的书而兴奋不已。“这种生活化的描述,让我意识到鲁迅是一个充满烟火气的普通人。这些细节让我确信,还原‘人间鲁迅’,不仅是必要的,更是对他作为个体的尊重。”周令飞说。

此后,周家人又通过音乐会、展览、论坛、文创等形式,还原鲁迅作为丈夫、父亲、朋友的日常——例如展示许广平的旅行木箱、家庭茶几等文物,让观众看到他会为稿费斤斤计较,也会为孩子生病彻夜难眠。“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在于:只有让鲁迅回归‘人’的本质,他的精神才能真正被当代人理解并接受。”周令飞说。

当下,不少年轻人伪造和转发一些真假难辨的“鲁迅语录”,对此,周令飞倒是十分宽容。进入AI(人工智能)时代,周令飞看到不少人用AI创作鲁迅Rap(说唱音乐),设计鲁迅的卡通形象和表情包,他都喜闻乐见,周令飞注重这种鲁迅文化与年轻人的正面链接,自己也在鲁迅美术学院带领研究生团队将《阿Q正传》《故乡》《祝福》等名篇改编为动画、游戏和互动装置,在绍兴鲁迅外婆家展出,吸引了大量青少年参与。当然,有的时候,周令飞也会做一些“纠偏”的工作,他对鲁迅传播走向过度娱乐化始终保持警惕。

## 名人后代

作为文豪的后代,从前周令飞被指责他对鲁迅的解读不够专业,或者说他吃“鲁迅饭”。“我开始挺在乎的,总是想去反驳、去澄清”,但周令飞后来也在慢慢学会和非议和解。

正如父亲周海婴一生坚守物理研究,晚年却通过办一场摄影展重新找到了自我价值。周令飞通过传播鲁迅文化,同样找到了自我价值。“继承家族遗产不等于复制前人轨迹。如今,我希望公众将我视为‘文化工作者’,我的价值在于用现代方式让鲁迅精神活在当下。”他说。

这二十余年来,周令飞只做鲁迅文化传播普及一件事,不再是年少时的“不懂”,青年时的“躲避”,他觉得自己和祖父之间越发亲近起来。

已经72岁的周令飞打算75岁退休,但在那之前,他认定自己仍有三件事要做:一是推动“鲁迅文学世界”立体打造;二是完成“鲁迅名作动漫研究工程”,用5~8年时间将鲁迅主要的作品改编为全媒介内容;三是培养鲁迅第四代传承人。大学毕业以后,周令飞的侄子就抽空在基金会实习,周令飞夸他稳重,做事缜密。“我想通过‘传帮带’,让鲁迅传承后继有人。”周令飞说。

最近,周令飞总想起鲁迅十分有名的一句话: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。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使命,这也是周令飞选的那条路。

据《解放日报》刘畅 韩佳珉/文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## 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亮作

## 司马光砸缸救下的小孩是谁

说到司马光,想必很多人立马就会想到他那砸缸救人的事迹。这段流传千古的历史故事被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。不过让人好奇的是,中小学课本里只提到了司马光砸缸救人,那么,救出的孩子叫什么名字?

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时期。根据北宋僧人惠洪所编的《冷斋夜话》记载:“庭有大瓮,一儿登之,偶堕瓮水中,群儿皆弃去。公则以石击瓮,水因穴而进,儿得不死。”包括元代所修《宋史·司马光传》中的描述:“群儿戏于庭,一儿登瓮,足跌没水中,众皆弃去,光持石击瓮破之,水进,儿得活。”

可见,所有正史中记载的这个被救儿童都用“一儿”代替,好像这个孩子只是个推动故事发展的小配角,连名字都不配拥有。不过,在河南光山县的地方记忆里,这个孩子出身大户人家,有一个清晰可考的名字:上官尚光。据光山县上官家谱记载,这个被救的孩子来自当地的上官家族,和身为县令儿子的司马光从小就认识,是关系很好的玩伴。有一天,他们和一群小伙伴在院子里玩耍,上官尚光不小心掉进了水缸,当时其他小孩都被吓得不知所措,只有司马光急中生智,捡起石头砸破水缸,救了上官尚光一命。

据说上官尚光长大后成了一名

商人,为了感谢司马光的救命之恩,特意在河南光山县城西龙堤南坡建造了一座“感恩亭”,还把这件事郑重地记录在家谱里,以此记住司马光的恩情。当然,正史中不录姓名的原因倒也简单:宋代重农抑商,商人子弟难入国史。

很多人对“砸缸”故事的真实性依然心存疑惑,毕竟故事发生的北宋还烧不出能淹人的大水缸。但是,不管是与故事发生几乎同时期的《冷斋夜话》,还是故事发生后将近三百年的《宋史·司马光传》,所记载的都是“瓮”,而不是“缸”。

虽然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,两者区别并不大,但放在古代,它们完全是不同的东西。就拿瓮来说,口小腹大,常用于储粮或腌菜;而缸直壁口,多作盛水或养莲用,烧制难度更大。

据考古发现,宋代已有烧制大瓮的能力,如出土于1973年的宋白瓷大瓮,口径0.52米,腹径达到0.85米,高0.9米左右,几岁的小孩子完全装得下!

因此,就“砸缸救人”的真实性来说,应该是真有其事,但不是“缸”而是“瓮”。只是清代以来,人们发现故事中的“瓮”口小难坠入,“缸”相对于“瓮”来说更加合理,因此经过文学加工后的故事便被定名为了“司马光砸缸”。

据《长寿养生报》